

THE BIRD



楼适夷
董学昌
◎译

〔目〕
夏目漱石
◎著

文鸟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THE BIRD



楼适夷
董学昌
译

〔目〕
夏目漱石
著

文鸟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鸟 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楼适夷, 董学昌译. —北京:
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697 - 5

I. ①文… II. ①夏… ②楼… ③董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2354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: 6.25 字数: 52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译者引言

东京杂司谷墓地，每到春秋祭扫季节，常常阴雨绵绵，茂密的林间缭绕着淡淡蓝色烟雾，高矮错落的各式墓碑在烟雨交织中，越发显得静穆、神秘。偶尔有一两声鸦叫，惊破墓地的沉寂。

夏目漱石的墓，就在园中的东南隅。他曾在一篇小说中描述过这座墓地，还借主人公之口说过：“既然这么好，死后就埋在这里吧。”后来，作者果真就埋在这里了。

他的墓穴很气派，灰色花岗岩的高大墓碑，好像一把帝王的高背椅，上面镌刻着两行大字：

文献院古道漱石居士

圆明院清操净镜大师

碑前是石雕供台，四周围着厚厚的石栏，背衬苍郁丛林，显得肃穆而庄重。

尽管漱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，让他当之无愧，可如果他活着，未必喜欢这样豪华的墓碑。他一生大多是在清贫、淡泊、孤寂中度过的。他不慕名利，最大的要求不过是能安安静静地写作，不再为糊口四处奔走。

夏目漱石出生成长在明治维新年代，正值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发展，提出“文明开化”“殖兴产业”“富国强兵”三大政策，整个社会急剧变化。封建领主向资产阶级转变，若跟不上这个变化，就会被社会所淘汰。

漱石的祖先世代为地方“名主”，到他父亲时，已日趋没落，他怕被时代淘汰，鼓励孩子们进新学。家中的五男三女，漱石是最小的孩子，却不受疼爱，一岁左右就把他送给别人家做了养子，十岁左右领了回来。他上面的四个哥哥，一个早夭，两个还像公子哥儿一样放

荡，年轻地丧了命。还有一个哥哥依旧成天玩乐，眼见也成不了气候。所以父亲让他在二十岁时恢复了原籍、原姓。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一生，在他的小说和回忆录中都有描述。

漱石自幼懂得用功，加上传统儒学的影响，最喜欢读汉文典籍，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唐诗宋词，读得津津有味。汉学立志，但他知道在这样奋发图强的时代，必须掌握外语。他上大学专攻英语，成绩出类拔萃，一直获得奖学金。毕业后一度在外地当教师。后来被派往伦敦留学，归国后在东京大学教书，讲授英国文学。

年轻时，他曾幻想当建筑师，要为后世留下“长久的业绩”，由于一位朋友的劝告，才走上文学的道路。

但是，他的文学生涯却是惨淡、痛苦的。尽管他写出不少名篇，在文坛上声名卓著，尤其深受知识阶层、大学生们的爱戴，众多门生称之为“漱石山脉”，他心中依然感到苦闷、孤独。原来维新后日本国力蒸蒸日上，军事侵略势力大肆扩张，以及作者自己在文坛上显赫地位，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鼓舞。相反，他清醒地看到社会的黑暗、虚伪和腐败，人们不择手段地争名逐利、道德沦丧、人情淡薄，使他痛心。他断然拒绝了日本政

府授予他的博士学位的奖励，他以犀利的笔锋向黑暗势力开战。

他曾说过：“一言以蔽之，现代日本的开化，可归结为只是表面肤浅的开化。”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具有批判意识、自我意识和科学、民主意识。他的作品反映了明治时期，正直的知识分子在身心上所承受着的巨大压力。他身为作家，关心的是社会现实、伦理道德。但是，面对社会的黑暗和堕落，他无能为力，越写越觉失望，越觉暗淡。他曾几度神经衰弱，甚至发狂。他面对现实的眼光是悲哀的，内心是痛苦的，自然他的大多作品带着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。有时，他竟觉得自己“抱着无限的后悔和恐怖，朝着漆黑的海面，静静地跌落下去”。

漱石也曾想冲破自己的暗淡心理，却失败了。“当我正决心向一个方向冲出去的时候，好像不知从哪儿钻出一股可怕的力量，突然紧紧揪住我的心，使我丝毫动弹不得。”这时，他认识到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，是造成人间黑暗面的总的根源。最后，他提出了他的“则天去私”的人生哲学的观点。

傅雷先生在论述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时，曾说过：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，而是永不被黑暗所遮

蔽。漱石并未屈从自己心中的暗影，正像他最后一部作品《明暗》的题示，他要展开一场明与暗的搏斗，要摆脱黑暗的笼罩，去攫取光明。这是他作品中篇幅最大的一个长篇，但因胃溃疡复发，终于未能完篇，而悄然地离开了人世。那是1916年，他四十九岁。

漱石的散文也蕴含着“明与暗”的纠葛。他的主要散文集有：《漾虚集》《文鸟》《永日小品》《十夜梦》《满韩记行》《病中随想录》和《玻璃门中》等。

本集选译了《永日小品》和《文鸟》等篇，先后作于1908年、1909年，是他一面创作小说，一面写下的。那时，他四十一二岁，辞去大学讲师，刚进《朝日新闻》社当专业作家不久。生活较为稳定，创作进入高潮，他以清淡自然的笔致，深刻揭示和抨击社会的黑暗面，对人的内心深处的利己主义进行细致的剖析和无情的鞭挞，同时也跟自己心中的暗影搏斗。我们在作者平淡质朴的叙述中，可以看到他生活的惨淡，内心的苦闷和压抑，怎样辗转于明暗之中。漱石提倡有余裕的生活，然而他自己却常常得不到，《雾》《印象》《过去的气味》等描写英国留学时的感受，是多么迷惘、惶惑；《碳盆》中的窘迫生活，直觉寒气逼人；人世间感情淡

漠，美好事物被扼杀，连鸟儿、猫狗都难逃厄运，如《猫冢》《文鸟》；但人生的童年又不乏明丽的色彩，读了《蛇》《柿子》《纪元节》《队列》，又能让人在压抑中轻舒一口气；《心》可称是《文鸟》的姊妹篇，描写优美、寓意深邃，朦胧的意境，曾引起许多后世评论家们无尽的猜想。

王元化先生在谈到他读别林斯基论文艺时，曾说过：“一篇小说，内容越是平淡无奇，就越是显出作者过人的才华。”漱石的散文，描写的大多是生活即景、片段，有的像超短篇小说，内容并无多大奇特、曲折，写得很轻松，然而只有细细咀嚼，才能品尝出个中滋味，才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过却没有感受到的内涵和美好，从而产生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，提高我们的修养、趣味和情操。漱石是位老辣的作家，他的散文是他作品中很重要的部分。

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，正是漱石创作进入高潮的时期，他对鲁迅先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。他和一些同学最初在东京合租的宿舍，就是漱石的故居。甚至鲁迅先生的胡子，都能看到漱石的面影。鲁迅的散文集《野草》的文体形式，更能清晰地看到漱石散文《梦十夜》的痕迹。鲁迅还翻译过《永日小品》中的两篇：《挂

幅》和《克雷格先生》。

可以说，小说加散文才构成漱石完整的形象。他的散文除了感情细腻，文风淳朴自然外，尤其注重环境气氛的描写，很快便能引人入胜，跟作者共同呼吸感受了。

学 昌

2016 年 4 月

目
录
— contents

1	永日小品
91	长谷川君和我
100	子规的画
104	柯拜尔先生
111	怪声
118	信
139	三山居士
143	初秋一日
147	柯拜尔先生的告别
150	战争造成的错误
152	到京都的傍晚
161	文鸟
181	后记

永日小品

元旦

吃过年糕汤，回到书房里，不多一会儿，来了三四位客人，全是年轻小伙子。其中一位穿的是礼服，显得怪不自在。别人穿的是和服，而且是日常服装，一点不像过年的样子。这伙人望着穿礼服的，“啊哟，啊哟！”大家伙嚷了一声，显出惊讶的神气，最后我也“啊哟”了一声。

“礼服”掏出一块白手帕，胡乱擦擦脸。随后，便一口一口地喝起屠苏酒来，别的同伴也大吃大喝起来。

正在这时候，虚子^①乘车来了。他穿一身带家徽^②的黑和服，外罩黑短褂，式样无疑是老掉牙了。我问虚子：“你穿了这身带家徽的黑和服，是准备去演能乐^③吗？”他答道：“是啊。”于是他提议：“唱支歌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好哇。”

随后，我们两个人唱了一支东北调的谣曲。这歌，我还是很早以前学的，几乎没有复习过，因此每句都唱得含糊不清，连自己也觉得走了调。好容易唱完了，那些年轻的听众，不约而同地说我唱得不好。其中“礼服”也插嘴说：“你的嗓门直发抖。”他们这些人原对歌谣一窍不通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根本不会懂得虚子和我之间的优劣。但是受到的批评虽然外行也还有点道理，没办法，连说他们一句“糊涂”的勇气也没有了。

这时候，虚子谈到他最近学打鼓的情形。那些谣曲的门外汉便央求他：“您打一回吧，让我们欣赏欣赏。”虚子对我说：“好吧，那就请你来唱。”我一向不懂伴唱的规律，被他一邀请，既觉为难，也觉新奇，便答应：“好的。”于是，虚子打发车夫把鼓拿来，鼓一来，便叫

① 虚子即高滨虚子，日本明治、大正时期著名歌人。

② 日本古式礼服，服上印有家徽。

③ 能乐，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。

人从厨房端来炭炉，在火红的炭炉上烤鼓皮。大家惊奇地望着，我对这种猛火烤鼓的方法也觉得惊奇，忙问：“这不要紧吗？”“嗨，没有关系。”他一边回答，一边用指尖嘭的一声弹一下鼓皮，那声音很好听，便说：“大概可以了。”撤去炭炉，系紧鼓带。他那穿着带徽和服，摆弄着飘动红穗的身段，显得风度翩翩的神气，引得大家肃然起敬地注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虚子脱去外褂，抱起了鼓。我忙请他：“稍微等一下。”首先我不知道我唱到哪里，该他打鼓，想先问他一下。虚子耐心地给我解释，在这儿得喊几声号子，在那儿得怎样打鼓，然后说了声“请吧”。我根本没有领会，但要彻底弄明白，还得花上两三个小时。没办法，只好马马虎虎答应了。于是我唱起《羽衣曲》来。刚唱到“春霞弥漫飘无定”的一半处，怎么也唱不好，开始有点后悔了，而且马上感到兴致索然了。但是，如果唱到半截突然转为高腔，势必破坏了整个曲调，我就只好没精打采地勉强唱下去。这时候，虚子突然嘭的一声打了一下鼓，高声吆喝起来。

我做梦也没料到虚子的吆喝这样猛烈，我原以为这儿的吆喝只是柔美悠长的，可他这一喊，简直是白刃肉搏，震破了我的耳膜。我的歌被他的这种嗓门，抑扬了

两三次。好不容易歌声刚要平稳下来，虚子便憋足气力又从旁大喝一声。我被他喝一次，嗓子就发一阵抖，随后就低下去了。不多一会儿，那几位听众都吃吃地笑起来。我也暗自嘀咕，愈唱愈笨了。这时候，“礼服”先站起来，忍不住扑哧一笑，我也随着一起笑了起来。

一哄而起，我挨了大家一顿狠狠的批评，其中“礼服”的批评特别尖刻。虚子一边微笑，一边没奈何自己打鼓自己伴唱，欢快地唱完了一曲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还有地方要去，便乘上车子走了。后来，我又被那些小伙子奚落了一番，连妻子都参加进来挖苦自己的丈夫。然后，她称赞虚子先生打鼓时，衫袖忽闪忽闪地飘动，颜色极为好看。“礼服”马上附和。我却觉得虚子的衫袖的颜色和闪动，并没有什么好看。

蛇

打开木栅门走出门外，路上马蹄踩过的洼洼里都积满了雨水。脚踏上去，就有一道泥水发出声溅到脚边来，抬起脚来好像有点痛。因为右手提了一只水桶，抬脚落步很不方便。当脚下打滑，强挣着站稳身子时，为着保持上身的平衡，直把手里的木桶扔掉。走没多

久，桶子又嘭的一声掉在泥水里，眼看人也要跟着跌倒下去，我马上骑在木桶的提梁上。抬眼一望，叔叔正在前边一间^①来远的地方，披着蓑衣的肩后背一张张开的三角网。只见他的斗笠微微一动，听见斗笠下边说：“这路好难走！”不多一会儿，他那披蓑衣的身子便模糊在雨水中了。

站在石桥上往下一看，一股黑水从草丛中推涌出来。平时，在不超过脚踝骨三寸深的水底下，看得见浮游着长长的水藻，水流是很清澈的。可是现在，河底都混浊了。污泥从底下泛上来，雨水打在河面上，一个连接一个的漩涡从河中顺流而下。叔叔看了一会儿泛起的水涡，喃喃地说：

“可以捉到几条鱼的。”

两人过了桥，马上向左拐弯，水涡还在青青的水田里蜿蜒地伸展过去，我们沿着没有尽头的水流，走了约莫一町^②远的地方。在一片宽阔的水田中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孤零零地站着。四周围，茫茫的雨不断地下着。叔叔从斗笠底下仰望天空，天空像一个茶壶盖子，阴沉沉罩在头上。密密的雨水不知从什么地方落下来，一刻也

① 日本一间，约等于二米。

② 一町，约为百米。

不停。站着站着，只听见打在斗笠和蓑衣上的沙沙的雨声，和落在四周田野上的音响。似乎，还夹着远在对面贵王林传来的雨声。

森林上空，乌云浓重地堆积在杉木的梢头。仿佛大自然的重量一下子都从上面压下来，云脚缠绕在杉木梢顶，似乎再加一把力，就会落进森林里去了。

留心看看脚底下，水涡不停地从上游流过来，贵王林后面的池水，大概受了乌云的惊吓，漩涡的气势立刻加紧了。叔叔又注视了一会儿翻滚的漩涡。

“可以捉到鱼的！”好像已经捉到了鱼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他蓑衣也不脱就下到水里去了。虽然水势凶猛，却没多深，站着也不过淹到腰边。叔叔在河中央站稳身子，对着贵王林，面向上游，摘下背在肩上的渔网。

我们在雨中屏息凝神，望着漩涡涌过来的情势。鱼一定会在这漩涡下，从贵王林后面水池那边游过来。我们一心察看着可怕的水势，只要网张得好，准能捉到大鱼。可是河水很混浊，只看水面的变化，很难辨别水底下游过的是什么样的鱼。尽管这样，我仍然一眼不眨地注意叔叔浸在水中的手腕的动作，可他的手始终一动不动。

雨下得更加昏暗了，水色渐渐浓重起来，飞转着旋